

一、生長在農工商讀的鄉鎮

庚辰佛教訪問團於印度菩提場譚院長祝生日書示

「我生不辰罹百憂，哀憤所激多愆尤，捨家已久親族絕，所難忘者恩未酬！每逢母難思我母，我母之母德罕儔！出家入僧緣更廣，師友徒屬麻竹稠。經歷教難圖救濟，欲整僧制途何修！況今國土遭殘破，戳辱民胞血淚流！舉世魔燄互煎迫，紛紛災禍增煩愁，曾宣佛法走全國，亦曾遊化寰地球；國難世難紛交錯，率諸佛子佛國遊，佛子心力俱勇銳，能輕富貴如雲浮。恂恂儒雅譚居士，中印文化融合謀；遇我生日祝我壽，我壽如海騰一漚，願令一漚攪眾苦，宗親國族咸遂求，世人亦皆止爭殺，慈眼相向凶器丟。漚滅海淨普安樂，佛光常照寰宇周」。

釋迦出身於印度刹帝利族的國王家，初生與幼年的時候，復多有神異的事迹著聞；因此歷代的僧家，每好敘及其出於世家貴胄，生時有何等的靈兆瑞徵之類。我生為鄉鎮貧子，幼時孤苦羞怯，身弱多病，毫無一點異稟可稱述。（特先聲明於此，以免後來的人為我造謠。）殊不類佛徒，而反有些近似「少也賤多能鄙事」的孔仲尼。這也或者是我適宜

於開辦反貴族的人民佛教，和反鬼神的人生佛教的一個因素。

我在五歲以前，完全混沌未鑿，不識不知。似乎僅有一點四、五歲時猶立在母親膝前，捧著母乳，吮吸的模糊記憶，那時連母親的容貌形段也不甚清楚。我五歲以前的事，都是數年後零零碎碎聽外婆所告知的。

我到五歲那一年夏天，不能不離開母親而跟外婆在修道庵中住。後來聽外婆說：我的父親呂駿發，是石門縣（民國改崇德）鄉下土名范山墳村內的農家子。村內姓呂的同族雖不止一家，我父親卻無嫡親的兄弟伯叔，十幾歲時已孑然一身，乃將不多的房屋田地託一堂兄代為經管，自己來海寧州（民國後改海寧縣）的長安鎮，從我外公學習泥水工，外公張其仁，為長安鎮泥水作頭的巨擘，已以工起家，自置房屋桑地，頗有聲譽。我父親聰敏勤練，從學十餘年，於所有粗細工作，如繪畫牆壁技藝，色色能幹精巧。光緒十五年的春初，外公外婆乃將剛才十六歲的幼女納為贅婿，以期繼承其泥水工業。到年底，我母親生了我。但第二年父親（廿八歲）就遺下我才生八個月的孤兒死去！我外公沒有了我父親，以年老多病，停歇工業，自去依靠其胞妹和外甥陳再興的麵館，過著安閑日子，但每日仍回到家住宿。我外婆專好修道念佛，不久也移住到離長安鎮的家中約三里遠的大隱庵裏。大娘舅張祖綱曾自設米行，不多幾年也虧拆停閉，再做米店店夥。小娘舅張子綱讀書赴過

童子試，但因吐血病染了鴉片煙癮，已頹廢而不求功名的進取，只在鄉下教一個蒙館餬口。處於這外公的家業中落氛圍裏，我母親又從來未去過父親的故鄉，我父親在的時候，雖每年去掃祖墳，將田地上的收成取來，待到死後，族裏的堂兄弟把棺材抬去埋葬了，再也不問不聞，不相往來。我母子兩口，既不能回到父親的家鄉去生活，遂由外婆作主，憑媒妁將我母親改嫁於石門縣洲全鎮上開水果店的李某。外婆最鍾愛我，乃預先斷了我吃著母親的奶，領我到太隱庵內依著她住。

我母親去洲全鎮後，似乎只回過長安鎮一次。我雖去洲全鎮李家做過三四次客，那時候感覺依母親遠不如依外婆來得親熱，所以最多一兩個月，少則不過一两天，便回到外婆這邊來。記得在洲全鎮上過過一個年，直到正月間看完了燈才還。長安鎮上雖看過更多更好的燈，不過看一晚仍回到離市三里的大隱庵住，所以，不如這一年在洲全鎮過年的熱鬧。長安到洲全，先趁船航十二里到石門縣城，再趁船航十八里到洲全，總共三十里；但在我亦非有人陪伴不單獨往來。我母親後又生了二女一男，夫婦及小女男一家五口，家況也不甚舒服。但其時，我於母親已能夠認識得很清楚：她聰秀竭美，嬌婉怯弱，裁剪縫紉描繡烹調等色色俱能，為鄰居婦女們不時求教而尊敬。口中雖每每吟唱些外婆所教熟的唐人詩句，但不識字義，所以不能看書寫信。性常鬱鬱，因幼時外婆管教甚嚴，初婚未二年

夫死，轉嫁仍未能過著暢快的生活！到我十三歲那一年的夏天，便由多愁多病，也只廿八歲而夭逝了！我聞信，在死後第二日，從長安鎮趕到洲全鎮，捧著她的頭入殮，默默的落淚，竟不曾大聲嚎啕的哭。

我從五歲有知識起，惟一依戀的就是外婆，而又不在于平常的家庭，而是住在一個修道的庵堂裏。我最早的意識和想像，是庵內觀音龕前的琉璃燈；有一次看著外婆把燈放下來，添了油，燃了火，又扯上去，注視得非常明晰深刻。同時，並想像屋梁下懸有一個什麼靈活的東西在牽動著，而各種知識記憶乃從此萌芽了。外婆真是一個值得我永遠敬仰的人：她本姓周，道名周理修，出身是江蘇吳江的富家。吳江女子大多是不曾纏腳的天足，從小讀過書，不但看得懂平常的書冊文件，且能寫能算，記得的經典、寶卷、小說、詩偈、傳奇、故事甚多，經驗豐富，識見廣博，處事又能剛斷明決，往往為人講解談論，鮮不樂聽敬服。早年出嫁過，後來似在洪楊的亂中遭了難，家屬零散，不知如何的只帶了一個四五歲的兒子，流離轉徙的逃命到浙江海寧的長安鎮。這是我從聽她講當年逃難的苦楚，略略推知的。其時，又不知如何經媒妁的說合，嫁給外公續了絃，只生了我的母親一人。所以，大舅舅是我外公前妻生的，小舅舅是我外婆前夫生的。但外婆很幫著外公興了家，外婆晚年修道，外公也相當尊敬。外婆信奉道教，到杭州玉皇山受過道戒。大隱庵有

道士一師一徒，連一照料廚房園地的工人，住了一邊，小娘舅即在庵中又一邊設著蒙館，連外婆帶我同住。正殿上當中供著三清、玉皇、斗母、靈宮等，左供觀音，右供雜神。道士靠著有些桑地菜園及募化齋糧度日，不常念經，而外婆則早晚做玄門日誦的功課甚虔。但日間定期或不定期來庵中，或到其他庵堂去念誦的，大抵為念阿彌陀佛的念佛會。外婆又每年輪流著到杭州天竺、玉皇，及到普陀山、九華山進香。道佛兼奉，不大分得清道與佛的信仰。

我知識初開的時候，記得外婆已五十多歲，外公將近七旬，外婆偶爾回家遇著外公，真個相敬如賓。大娘舅在店中甚少回家，偶來亦晚歸早出，我很少遇見。小娘舅還家的日子更加稀少，都只顧自身過活，難有錢拿回家裏。那時，我大舅母帶三個表兄弟，我小舅母帶了兩個表妹，都靠著家宅旁邊有些桑地，養蠶蠶，種種棉，常年紡紗織布，過著勤苦的生活。我有時也回去幫著表兄妹們採桑採棉，我的小朋友也只有這幾個表兄妹。蒙館中雖有小道士及十幾個村童，舅家鄰居也有些頑童，刁凶橫蠻，我生來體弱心怯，對之均畏縮不敢相狎。到我十幾歲的冬天，外公以七十餘歲的高齡逝世，喪期間外婆帶我在舅家住了一二月，外公靈柩停樓下堂屋中，樓上全給了大舅家住，小舅家搬下以前外公住的披屋中住。又二三年後，大娘舅以好嫖患了癱症，睡在家中，病了年把才死，兩個表兄都到峽

石鎮去習工商，只留三表弟在家。小舅母也病故了，兩個表妹都被親戚家領去。這種情況，真夠淒涼！那時，外婆也更少帶著我回到舅家了。

外婆帶我與小娘舅住在大隱庵，外婆茹素多年，故伙食都寄在庵中食的，庵中的素菜也由外婆烹調；不過小娘舅時有學童送些魚肉他吃，我也隨著同吃。因為我住在館中，即從小娘舅讀書。那時讀的書，都是以百家姓、三字經、神童詩、千家詩、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、詩經等為程序；也有讀過孟子後要去學生意的，讀讀幼學瓊林，外加學學算盤，不再讀詩經等。先生也為幾個十三四歲的學生，講講論語、孟子、詩經。我上學時，聽覺與記憶力便非常發達，每日聽外婆念玄門日誦等，漸已背誦得出。這時，若百家姓、神童詩、千家詩、三字經之類，或聽先生教讀兩三遍，或聽先生教別個同學，甚至只聽同學們讀著，便能強記了背誦出來。因此，先生以我五六歲就讀大學、中庸，嫌其過早，另外加讀些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去」的唐詩選本。但我的強記力好，忘記亦容易。我五歲起，常患四日兩頭發的瘧疾，一年發起來往往纏綿數月，因此又時病夜遺；我又恃著外婆的愛憐，要跟著她走東走西，稍微有點病就不讀書，所以讀會了的書，每因停讀了數月半年，又忘得乾乾淨淨，要重新讀起。初兩三年，簡直等於不曾讀。但八歲的一年，小娘舅另外應了離長安鎮十多里的錢塘江邊一家的教館，除教其家的二三子弟外，尚有三五個

村童附學。小娘舅帶我去隨讀，這一年我算整讀了一年的書。當小娘舅正月間帶我走上了海塘的時候，頭一次看見江水連天，我的心靈大為震盪。後來與諸小同學常看江潮漲落，潮退時又到海塘下去拾貝殼浮木等。飲食的營養亦佳，身心變化，瘡疾也很少發了。所以，這一年讀完四書，讀到詩經。最有趣的，晚間蹲在小娘舅鴉片榻前，一燈熒然，聽講三字經等，越聽越要聽，有時也聽講些論語、孟子，有懂有不懂。小娘舅高了興，另外添講些今古奇觀或聊齋誌異之類，理解思想亦漸漸萌發，有時也對得上二三個字、四五個字的對子，鄉間人的口中，竟流出了神童的不虞之譽。我小娘舅真也算得絕頂聰明，多才多藝了！不但教書、教珠算，音樂、圖畫等也能玩弄，糊茶燈會用的獅燈、龍燈、亭台樓閣燈，亦多巧製。他也精習詞訟，只要有錢能多吸鴉片，即可應任何人的請求撰作，然亦因而惹人憎厭。第二年的教館被辭退了，落得仍回到大隱庵去設蒙館。煙癖越大，錢越不夠用，不惟不能夠養家孝親，甚至有時把外婆儲蓄著念佛晉香的錢，也騙索些去，越來越潦倒不堪了！我因此深知鴉片煙的害處，惡見吃鴉片煙的人，不敢相近。

九歲那年七月初，送上了外婆到九華山的香船，竟賴在船中要與外婆同去，死也不肯下船回家。外婆向來溺愛慣了，沒法可想，又因為香頭楊老太也帶著與我年齡相若的小孫女同去，遂只得允許帶了我去。初係小船，到嘉興後換乘大船，從運河而入長江，過平望

小九華、鎮江金山寺等，皆停船入寺晉香。同船七八十人，有僧、有尼、有老阿爹，最多的為老阿太。船中每日作朝暮課誦及念佛三炷香，我在此時即隨同念熟了各種常誦的經咒。暇時，聽一二老僧與外婆講講一路的古蹟，及菩薩、羅漢、神仙的遺聞軼事，甚覺優遊快樂。船經月餘，始泊大通，過錢家渡上九華山，這為我登大山的頭一遭。到山上在各寺廟燒香，約七八天始下山，仍坐原船由原路抵長安，往返有兩三個月光景，這是我最初亦印象最深的一遊。所以民十八重登九華，有：「初登依外婆，曾憶卅年前」之句。次年正月，外婆以既經攜我去過較遠的九華，乃自動的更攜我去朝南海普陀山，香頭仍是楊老太。先用小船轉上錢塘江中的大海船，衝潮破浪而行。有十天半月不能到普陀的，這一回恰好風順，四五天便登了山。記得住的是天華堂，在梵音洞並看見過似天帝的幻現形像。下普陀山，順便到寧波的天童、育王及靈峯晉香，去回不過月餘。從此，我對於寺院僧眾更深歆慕。

我乳名淦森，順口呼做阿淦。上學時，小娘舅為取學名呂沛林，均以五行缺金木水故名。九歲到十二歲，因病並隨外婆遊散，故讀書的日子殊少，往往到館中才把舊書理熟，又停讀了。但隨著外婆的愛護恩覆，深受了她的薰習陶冶，後來的出家固種因於她，而對於蠶桑、農牧、烹調、縫紉、灑掃、應對等鄙事，都能習知其粗略，亦是受她的影響為

多。並養成了不畏大山大海，而好冒險、好遠遊的性情，故云「我母之母德罕儔」也。

我十三歲，由外婆薦入長安鎮上沈震泰百貨商店做學徒。這一年的春天，大隱庵老道士死了，我外婆被念佛的同人另請到較遠一鄉村小庵去住，小舅舅亦隨著去設蒙館，故很少見到。過了年，我因瘧疾時發（這些病到出家後二年始全好），店中辭退出時，由外婆來領到庵中養息，溫讀四書，學習作文。我前聽過講三字經等，亦聽外婆講香山、劉香等寶卷，及忠孝節烈若蘇武牧羊、昭君出塞、孟姜女、趙五娘等傳奇故事；在洲全鎮上茶肆，又聽過柳樹春、白蛇傳、雙珠鳳、文武香球等說書；於震泰店友們所看的粉粧樓、三門街、綠牡丹、萬年青、七劍十三俠、包公案、彭公案、施公案等小說，也看了不少；故十四歲時已有了一些文思。外婆早年想小舅舅讀書考取功名的念頭未能達到，她一生好高好勝的希望，這時又轉到我的身上，想我去走讀書赴考的路，計劃著將大表妹給我做妻子，傳宗接代，她母子倆也有了晚年的依靠。但為我讀書的膏火計，冬天領我到范家墳上了父親的墳，想從父親所遺的房屋田地變出些資金或每年收穫些租息，作我讀書的用途。那知會見我的堂伯叔兄弟們後，房子我可以回去住，不能出售，亦租不到錢，田地竟說安葬我父親並修理祖墳，已變賣乾淨。外婆慫恿我出與爭論，但我向來怕見生人，面紅耳熱，心甚羞怯，訥訥不能出一詞，外婆恨恨率歸。開春，外婆乃決計改送我到長安鎮朱萬

裕百貨商店續作學徒。

朱萬裕店東三兄弟，大老闆住在離鎮十餘里鄉下老家，管理田產，一年也來三老闆店中住些時；二老闆在三老闆的百貨商店對街，開一南貨店，也名朱萬裕，兩店聯同一個竈頭開伙食；只有三老闆的三師母住在店中。我在百貨店當學徒，夜間睡在南貨店裏，伙食歸三師母經辦。她有一個十來歲養女，一個二三歲小孩，學徒時被呼喚著到臥房、灶房及上街等。我不歡喜學習店中商務，尤怠於作繁瑣家事，竟連小九歸的算盤也無心練熟。但念及外婆的老境不佳，也不敢再回去增加她的憂愁，所以忍耐著混了一年多；而不時憧憬著普陀山出家人的清閑快樂，逍遙自在。乃私自儲蓄著盤纏錢，作為到普陀山去出家的準備。店中大老闆好看小說，我也常常就他所亂堆著的平妖傳、七俠五義、水滸傳、今古奇觀、聊齋誌異、鏡花緣、儒林外史、綠野仙蹤、野叟曝言、紅樓夢等等，偷暇看著消遣愁悶。到次年，我十六歲的四月初，看的書越多，我的心越忍不住苦悶了，而錢也積得七八元了，乃決計去普陀山出家。在一個晴天的下午，把衣履穿整齊後，藉故離開了長安鎮。但拋棄年逾六旬的外婆與衰慵的小娘舅母子倆，後來結果的可悲，至今想起來心有餘疚！